

12 岁女孩失踪后，有人往警察身上丢了团长发

「当警察都觉得不对劲的时候，很多事就真的不对劲了。」很多年后胜哥回忆起某些案子，他对我说。

2015 年底，已经换上冬执勤服的我，在好几个本地微信群看到同一条信息——

城南小学 6 年级同学何小钰，于今早上学途中失踪。走失时穿蓝白色校服，望有见到的好心人及时告知或报警。家长电话 188*****64。

下面还配有一张小女孩穿着蓝白色校服，站在草坪中间，一脸笑容的照片。

胜哥在办公室找到了我，将他的手机推到我眼前，继续下划，一连十几条说的都是一个事：就在 3 小时前，这个叫小钰的小姑娘失踪了。

我俩的朋友圈都沦陷了，亲戚、朋友、就连警队的同事都在转发。

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，一抬头，正对上胜哥的眼睛，突然心里一个咯噔：我一个法医，他这时候来找我，难道小姑娘已经遇害了？

16 年的法医生涯，我参与的失踪案不多，但也有些经验——

第一，失踪案就像一场警方的赛跑，必须争分夺秒地寻找当事人，晚一分钟都可能发生大事。

第二，如果失踪的是个孩子，那我们还得「跑」得更快点。孩子没有任何防抗能力，如果被不法之徒绑架，可以说是必定受到伤害。

胜哥像是看出了我的担忧，他说：「女孩还没消息，只是我发现了些线索，想让你一起看看。」

这次胜哥确实很着急，案件发生之初没有头绪，哪怕能多拽上一个人帮忙，对他来说也是种安慰。

其实我能理解胜哥的焦虑，不仅是因为我和胜哥都有女儿。

主要原因是，我俩经历过一起时间更紧迫的儿童绑架案：当警方逮捕嫌疑人，并且打开他家橱柜时，一个捂着脖子的小男孩走出来。男孩的脖颈被割开，气管断了，动脉没断，见到我们时很安静，因为说不出话。

最终抢救及时，男孩幸存。但这事儿也给我和胜哥留下了心里阴影——小孩失踪了，真的不能等。我们抢来的每分每秒，说不定就能换来孩子的一条命。

距离小钰失踪，已经过去 4 小时。

案件热度的发酵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快。

当时正值拐卖儿童题材的电影《亲爱的》热映，小钰这则寻人启事就像实时上演的电影一样，在本地各个微信群里疯传。

城南小学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自发组织起来，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点开任何一个本地微信群，都可以看到小钰走失的消息。临近中午，本地媒体的跟进报道又进一步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。

大家的反应，颇有两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「长春婴儿保卫战」的势头。

2013 年，长春曾发生过一起婴儿失踪案，偷车贼将婴儿连车一起偷走，引发无数市民愤慨转发，媒体也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。在全城人的努力下，案犯迫于压力最终到公安局自首。

消息的大规模扩散惊动了上层，小钰失踪的当天中午，胜哥被叫进了队长办公室。

胜哥接过队长递来的烟，点燃，「找孩子这种事不一向都是派出所处理嘛。」胜哥刚刚出差回来，他下午准备休假陪老婆的。

「现在全城都在转发这个消息，局长都来问了，你先帮帮手。」队长将桌上剩下的大半包烟塞进了胜哥的裤兜，「回头

多给你补两天假。」

胜哥在队长的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，抄起车钥匙。这种案子可等不起。

胜哥到达辖区派出所的时候，刘所长正在训斥自己的下属。

派出所的迟缓应对，让案子从接警到现在毫无进展，但事件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，以致局长都亲自来过问。一时间，派出所上下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

一个不到 12 岁的小姑娘在上学途中失踪，失踪前没有和家人争吵，也没有既往仇怨，更没有债务纠纷。虽然失踪时间不算长，但心急如焚的父母反复保证，自己的女儿乖巧听话，绝不会瞎跑瞎玩，老师也认同这一点。交警队和医院也确认过，当天上午，小钰上学路段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。

从表面上看，案情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下手的地方。

所长撒出去一半人手，骑着摩托车，沿小钰上学的路线询问。胜哥和派出所剩下的五六个弟兄分头在电脑上翻看着监控视频。

突然，他们有了发现。

一个路口的治安监控录像，拍摄时间是早上 7 点多。身穿蓝白色校服的小钰，正跟着一个穿深色运动外套的男子出现在画面里。

两人离开的方向，和小钰上学的方向完全相反。

获得新线索后，胜哥冲回办公室，此时距离女孩的失踪，已经过去 9 个小时了。

二

很快，办公室大门被推开，胜哥径直朝我走来。

他把那段没头没尾的视频发给我。我看着小钰跟人离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「我找过小钰父母了，他们都不认识这个男的。」胜哥停下来，等着我的回应。

小钰失踪的第 9 个半小时。我和胜哥赶到视频中小钰走失的路口，对照着录像里的位置，我站了过去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，治安监控正对着路口的斑马线，嫌疑人就是从我脚下这个地方带走小钰的。

人行道的绿灯亮了，路口的车都停了下来，我打开手机上的秒表，想象着嫌疑人的样子，略带匆忙地模拟：一步、两步、三步.....20 米宽的路口，他花了 21 秒，32 步，来回两遍。

他和我的体型身高很接近，步伐基本一致。

反复看了几遍，我发现视频中的男子在路口停下的时候，还弯下腰，不知道是在和小钰说话，还是在确认，小钰是不是乖乖跟着自己。

我试图在路边寻找可能留下的烟头、痰液或者其他什么东西，但是一早的洒水车和扫地车已将所有痕迹统统带走了。

视频的最后，他们沿着路边的人行道离开了监控范围，我抬头看着那个方向，不由得心里一紧——

那通往一个城中村。

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带着一个小女孩步行，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，眼下那是他们最可能落脚的地方。

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又一个难题：那是全市最乱，监控最少的地方，并没有太多可以调取的视频。

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

胜哥担心打草惊蛇，这段记录着小钰最后一次出现的视频并没有向外通报。他寄希望于在进一步的视频排查中，锁定嫌疑人的活动地点。

当晚，警队的大楼灯火通明，队里没有紧急任务的兄弟都和我做着一样的事——在数百个小时的视频中，一帧帧地找小女孩和嫌疑人的影子。

已经入冬了，外面是呼啸的北风，办公室里却只能听到点击鼠标的声音。烟灰缸里不断堆积的烟头让空气愈发浑浊，每人手边都是浓茶。

直到深夜，全队上下 200 多人的努力，也只换来一丁点进展：在进城中村的路口，发现了嫌疑人和小女孩的踪迹。

胜哥丢开视频，穿上自己的保暖冲锋衣，一头扎进了出租楼林立的城中村。

夜色已深，城中村小巷纵横，路灯昏暗。这里聚集着没有家的人。

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挤在一间间出租屋里，为着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醒来或睡去。彼此不知道姓名，彼此也不在意。

胜哥试图在一个个店铺老板口中问出小钰的踪迹，又拦下一个个混迹于大街小巷的少男少女，希望他们知道点什么。

但没有人提供任何线索。

此时距离小钰失踪，已经过了整整 17 个小时。正值失踪案件的黄金救援时间。

胜哥远远地望着那个醒目的招牌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就是我们和嫌疑人最后的赛道了。

巷子里的出租楼，在黑咕隆咚的夜色里像沉默的怪兽，张开血盆大口吞没了闯入其中的嫌疑人和小钰。

现在，我们也要走入它的地盘了。



进入城中村以后，时间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

小钰失踪的第 26 小时，消息还在进一步扩散，隔壁市的同行都打电话来问我，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事。

另一边，我也在火急火燎地进行工作。小钰的父母被叫来采集 DNA 样本，以备后续的检验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。两人都红着双眼，一脸疲惫，一步一晃地走进来。

小钰的母亲忍不住问我，现在警方到底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

提起自己女儿，小钰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这个女儿从来没有让父母失望过，父母也一直当她是自己的掌上明珠，尽自己所能把她送到了附近最好的城南小学。

但是现在女儿失踪已经超过了整整一天，依然没有一点音讯。

父亲和我告别的时候，又塞给我一张小钰的寻人启事传单。在那上面，我再次看到了那个穿着蓝白色校服的小女孩，站在草坪中间，一脸笑容。

而我没有告诉他的是，警方掌握的全部线索，也只是在视频里远远看了一眼嫌疑人的侧脸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胜哥那边也在寻找着新的突破口。

整整一个白天，我们调集了临近几个派出所 200 多号警力，对每一个进城中村的人进行询问。治安队员拿着地图，对每一个巷道，每一栋出租楼，逐一清查。

胜哥和重案队的兄弟们腰间已经别着上膛的手枪，换上便衣，扎进了小巷。

他们得走到大部队的前面。

如果那些大面积清查算是打草惊蛇，他们就得在棍子惊动起蛇的时候，击中它的七寸。

上午的城中村里人不多，多数的住客都在外上班，留在房里的只有少数夜班补觉的人。

经过一个白天的努力，200 多个警察敲了整片区域超三分之二的出租楼。

有人觉得胜利在望，更多人却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
因为没有人知道，那些敲不开的门背后，躲着的到底是人还是怪兽。

胜哥甚至会想象，在某扇没有敲开的门背后，某个拉着窗帘的窗口，有个身影正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四

小钰失踪的第 43 小时，形势逐渐变得严峻，大家的体力快要跟不上了。

自从昨天开始，第一轮の城中村调查已经持续了 17 个小时，胜哥又累又饿，他在这个蛛网般的小巷里和那些杂货店老板套近乎，和平时不屑一顾的发廊妹探听动静。

巷子里除了偶尔下夜班的行人之外，只有喝得烂醉的酒鬼。胜哥他们已经在这里清查了一整天。那些平时就在灰色地带生存的人们，早已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，一溜烟躲进了更暗的角落。

又盘查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冒失鬼后，胜哥钻进了旁边不起眼的一条黑漆漆的小巷。

路灯是坏的，胜哥打着手电筒刚走到一半，一大片刚刚拆完的荒地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眼前，在浓稠的黑暗里像一只青面獠牙的怪兽，静静注视着、蹲守着，一声不吭却让人心惊肉跳。

巷尾隐约能看到，一栋破破烂烂的三层小楼从黑暗中探出头来。

可能是嗅到了有人靠近，也可能是被胜哥晃动的手电光惊动了，两只硕大的老鼠从荒地里窜了出来，一头钻进胜哥脚边的下水道。

胜哥被吓了一跳。他说不上来，但就是觉得这条巷子，或者说眼前的这栋楼，有点怪。

突然，裤兜里传来手机的震动，胜哥心里暗骂一声，接起电话，队长召集所有人回局里开碰头会。

转身离开时，胜哥又回头看了看巷子尽头那栋孤零零的小楼，暗暗记下位置。

这地儿有点邪，他打算下次从这儿开始查。



胜哥不知道，那只他苦苦寻找的怪兽，此时此刻就在离他不到 30 米的地方。那一晚，是他离改变结局最近的一次。

第三天早上 6 点半，只睡了 4 个多小时的胜哥又钻进了城中村。要想堵住里面的人，就得比大多数人起得更早。

胜哥再一次拐进昨晚那个来不及查看的巷子。

虽然只有一个侧脸，但胜哥已经在脑子里把那半张脸描画了千万遍，他猜测，那家伙会不会在这附近。

白天的巷子冷冷清清，没有行人，昨晚经过的那片荒地砖石横生，野蛮生长的杂草从缝隙里支棱出来，里面丢弃着各色垃圾。

胜哥再度站在那栋三层小楼前，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，这回看得很真切。

就在胜哥准备敲门的时候，突然门开了。

一个男人手上拎着个黑色塑料袋，正准备出去。看到胜哥的时候，他明显地愣了一下，像是没想到一大早在门口撞见个生面孔。

胜哥盯着眼前这个穿着深色运动服的男人，心中一动，敲门的手慢慢放下，摸向腰间——那里是已经上膛的手枪。

男子察觉到不对劲，将手中的垃圾袋往胜哥身上一扔，夺门就跑。

胜哥甩掉手里的包子，也没有躲迎头砸过来的垃圾袋，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，甚至没来得及拔枪。

狭路相逢，他还从来没有怕过谁。

男人并不强壮，一个简单的绊腿扭臂，就被胜哥轻松拿下了。他将男子双手背拷着，按到住所门边的墙上，一手拉着手铐，一手腾出来清理粘在自己身上的垃圾。

突然胜哥停下了动作，气血一下涌上脑门，他手上提溜着男人，猛地一脚踹开房门——

怪兽现形了。

小钰和嫌疑犯共度三天的地方，出现在他眼前。

五

我赶到审讯室的时候，已是当天下午两点。

烟灰缸里积满了烟头，浑浊的空气中，胜哥和他亲手铐回来的嫌疑人相对而坐，两人脸上都是同样的疲惫。

胜哥接过我递过去的盒饭，把椅子挪到旁边，让开了电脑前的位置，上面是刚刚完成的笔录。

审讯已经持续了 7 个小时，却是胜哥记忆里最直接的一次：不用逼问，不用诱导，只是坐在那里听着。栏杆那头叫徐国昌的男人，一直在平静地叙述。

这种坦白到冷血的态度，才是这场审讯真正折磨人的地方。

徐国昌在我们面前用最稀松平常的口气，讲述起小钰失踪的那个早上：

3 天前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徐国昌也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打工仔。

当天早上 7 点，天气很冷，他站在客运站的出口等了一个小时，手边不停地打着电话。

他期望的人没有出现，对方的电话关机，无法接通。

他在等的人叫肖慧，两人算是青梅竹马的同学，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学校上学。

学生时代并没有过多的交集，但在这个异乡城市偶然重逢后，徐国昌发现，与她的相处，成了自己在这个冰冷城市最温暖的东西。

他开始追求这个心目中的女神：电话不断，时不时送礼物，甚至还会跑到肖慧的公司门口和住处门口等候。

只是肖慧并不领情，徐国昌的每一次表白换来的都是拒绝，但徐国昌觉得自己的这份真心迟早能打动女神。

但在这个寒冷的早晨，徐国昌第一次觉得失望。

和他约好早上 6 点半到的肖慧并没有准时出现在车站。徐国昌饿着肚子，在寒风里一遍又一遍打着肖慧的电话。

7 点 15，在拨打了 37 次之后，肖慧的电话终于接通了。

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肖慧解释说手机关机充电，没接到电话。老家的奶奶生病了，自己只好推迟回来的时间。

徐国昌分辨不出肖慧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但对方不耐烦的语气让他觉得愈发的冷。

「就算是真的，难道她不能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取消了行程？我为她命都可以不要，她为什么这样对我？」在审讯室里，徐国昌向胜哥大声倾诉着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懑。

而肖慧显然低估了徐国昌的执拗，甚至极端。

经过回家的路口时，徐国昌远远地看见了一个身影，那是一个穿着蓝白色校服，扎着单马尾的小女孩。

距离越来越近，对方圆圆的脸蛋和大大的眼睛愈发清晰。一瞬间，徐国昌觉得，「这个小女孩，真像小时候的肖慧。」

他的心越跳越快，就在小女孩即将和他交错而过的时候——他伸出手，拦下了小女孩。

六

一个普通人走向犯罪，需要多久时间？

这是我和胜哥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问题。但凭借经验能判断的是，他们并非一日之内就能变成怪兽，真正可怕的，反而是起初那一个又一个微小的选择。

审讯室里，徐国昌不断复原当天的经过：

那天，徐国昌盯上小钰之后，他决定伸手挡住小女孩的去路。

「你是城南小学的？」他弯下腰，瞄了瞄小钰的胸牌。

小钰有点害怕，点了点头。

「我女儿的作业没带，你跟我去拿下作业，再把作业放在门卫那就好。」徐国昌根本就不擅长说谎，连小钰这种孩子都能看出来。

小钰警惕地摇头，她并不认识什么李老师，眼前突然蹦出来的怪叔叔也并不能让她觉得可信。

徐国昌一把扯下小钰的胸牌塞进自己裤兜，「不帮我拿作业，你就不是好孩子，我就不还你胸牌！」

最终，小钰红着眼睛，委屈地答应了徐国昌的要求。这个 12 岁的孩子显然没有意识到，胸牌远没有安全到达学校重要，这个决定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

绿灯亮起来，她跟着徐国昌走过了路口。

学校在视线里越来越小，徐国昌没有选择停下脚步——前方就是城中村了。

迎面而来的都是低着头匆忙上班上学的人，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，只有早餐店门口排起了长队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这个神色匆匆的男人带着不属于他的小女孩。

街头巷尾一片狼藉，徐国昌离开主街道，带着小钰钻进一个仅能通行摩托车的小巷，狭小的巷子把街道上嘈杂的声音隔离开。徐国昌带着小钰走到了自己的出租楼门口。

这是一栋三层小楼，孤零零地矗立在巷子的尽头，它比其他楼都要偏，都要破。你可能从它跟前走过很多次，却不会抬头看它一次。旁边是一大片荒地，杂草乱石的掩盖让人觉得，这里不会住人。

整栋楼，除了一楼两个早出晚归打零工的，就只有住在三楼的徐国昌。

徐国昌这时候已经不需要伪装了，他一把扯过小钰，将她悬空夹起拖拽着带上了三楼。小钰用力地掰着徐国昌的胳膊，但力量悬殊实在太太大，正准备呼救就被徐国昌的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

「嘭」的一声，徐国昌关上了房门——怪兽的血盆大口短暂开合，将小女孩吞了进去。

小楼又恢复了平静，没有人发现，这里正困着一个小女孩。

七

作案当天，到家之后。

徐国昌看着在眼前哭泣的女孩，心中原本的不忿和怨气散了大半。接下来要怎么办，他暂时没有想好，但现在他有足够的时

间。

小钰一边抽泣着，一边哀求着徐国昌，希望对方能让她回家。

「闭嘴，别哭，小声点。」低声怒喝和猛烈的耳光，这是徐国昌给出的回答。

小钰从没经受过这样赤裸裸的暴力，她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手捂着疼痛的脸，冲徐国昌瞪着眼睛。

徐国昌放低声音，「我并不想伤害你，只是想找人说话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过两天就让你回家。」

恐惧和委屈让小钰止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徐国昌一会低声安慰，一会又凶神恶煞地恐吓。

狭小的房间里，和女神有点相似的小女孩是如此柔弱，她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也没有任何抗拒的能力。她被怪兽攥在了手心里。

再没有人敢忽视徐国昌。他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向小钰倾述：

他已经有段时间找不到认真听自己说话的人了。

胜哥让他再讲了一遍倾诉内容，我发现，这是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他从来只在乎自己被伤害的经历。

他回忆小时候父母不和，多了一个弟弟之后，给他的关心就更少了。



他回忆与女神的异乡重逢，一开始，肖慧还对他温柔耐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徐国昌发现对方态度冷淡，哪怕自己以死明志，对方也不为所动。

此时此刻，小钰坐在他对面，安静地听他述说命运的不公。徐国昌觉得很满足。

怪兽从来没有想过，小钰只是一个 12 岁的孩子，此时此刻应该待在学校，而不是被绑在阴冷的出租屋，听一个情绪极端的男人宣泄痛苦。

我很想告诉徐国昌，如果他那时放了女孩，或许连非法拘禁都算不上，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。

「至于被抓到会怎样，明天会怎样，我那时候还不关心。」他对我们说。

徐国昌没抓住这次机会。错误的选择，正引着他走向另外一条道路。

八

往后的几个小时里，徐国昌变了。变得顾前思后，反复盯梢，就担心小女孩逃跑。

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绑架犯。

藏了这么大一个孩子在屋里，两人的「吃饭」成了难题。

徐国昌不叫外卖，他担心小钰向送外卖的求救。但他的房门无法反锁，没法放心地外出，只要离开，小钰就有逃跑的可能。

最近的便利店来回要 5 分钟，他告诉小钰，整栋楼就他一个人，逃跑就会被狠狠地揍。

他假装出门，然后在门口静静地蹲守。

小钰上当了，她在徐国昌出门后不到一分钟就试着偷偷开门，换来了徐国昌凶残的拳打脚踢。

如此试探了几次，小钰不敢再出门了，徐国昌就快速地跑到便利店买吃的。

再开门时，他满意地笑了。小钰捂着挨揍的地方，安静地坐在床边。

这个小女孩已经彻底被眼前这只怪兽吓怕了。

窗外已经漆黑一片，微弱的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过来，外面霓虹灯闪烁的地方似乎触手可及，又显得格外遥远。

她已经在这个小房间里待了一整天了，看着躺在自己边上的徐国昌，小钰一动不动。或许因为，她害怕对方在装睡。

徐国昌告诉我们，因为担心小钰逃跑，他当时确实没有睡着，整个夜晚都眯缝着眼看着小钰。

「当时我就想，这要是肖慧该多好啊。」



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徐国昌伸手往旁边一摸，空的！他猛地坐了起来——

发现小钰睁着惊恐的眼睛，远远地蜷曲在床角。

徐国昌用冷水胡乱搓了一把脸，回到床边拿起手机，肖慧给他发来了信息，说已经买好了今天的车票，下午就到。

他条件反射似地迅速回着女神的信息，在肖慧询问，「是否今晚见面」时，抬头看了一眼小钰。

他乱了。肖慧答应见面，这是自己想要的结果。

当下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，就是放了小女孩。虽然构成非法拘禁，但刑罚过后，他的人生还有机会恢复正轨。

徐国昌点燃了一支烟，这是他昨天买的，人生中第一支香烟。

他在呛人的烟雾中咳嗽起来。这玩意儿比他想象的难受，而且没劲。

怪兽陷入了一瞬的沉寂。他看着床上那个柔弱的小女孩。

该想想怎么办了。

最终，徐国昌做出了决定，他在手机上敲下了这行字，发送给女神：「明天中午，或者后天中午吧，这两天有事情要忙，到时再给你打电话。」

徐国昌没有停下，他只是觉得，小钰还留在房间里，自己走不开，根本没法去见人。

徐国昌又去昨天的便利店买了更多的泡面和饮料，在等待付钱的时候，他听到老板和另一个顾客谈论起小女孩失踪的消息。

他低着头迅速付了钱，拎着东西就往自己的出租楼里跑。自己拐走小女孩的事情被人知道了？

在进楼门的瞬间，他就听到从楼上传来的脚步声，一瞬头皮发麻，三两步冲了上去，只见小钰已经下到了二楼的转角。

他丢下吃的，扯着小钰的头发粗暴地把她拖进房间。

教训完小钰，他回想起杂货店老板谈论的内容，气喘吁吁地点开了这两天都没怎么注意的微信群和朋友圈，到处都是小女孩失踪信息的转发。

他没有想到事情居然如此轰动。很多家长 and 热心市民在自发寻找，连本地的新闻都在报道，已经出动了上百警力，在警方发布的最新消息里，甚至已经有嫌疑人的照片了——就是过路口时监控拍下的侧脸。

图像虽然并不清晰，但徐国昌非常确定，画面里的人就是自己。

为了抓他，整个城市都动起来了。

他觉得街上经过的每个人都是警察，而自己就在警方包围的正中，下一秒就会有人撞开他的大门。

徐国昌天真地以为，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过警方视线。但遇上这种孩子走失的案件，更容易激起人们协助破案的积极性，要想逃过去，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。

现在放下女孩，一切都有挽救的余地。为了让犯罪分子能迷途知返，法条还给他们留了最后一丝机会，不至于逼到绝路。

但徐国昌火上心头，他又做出了一个让自己彻底陷入深渊的决定。

他扯过一根插头线，勒住了小钰的脖子。

九

胜哥把出门丢垃圾的徐国昌堵个正着，打斗中，他发现自己的牛仔褲上粘着一缕湿漉漉的长发。

胜哥抬头看了看眼前被他扭成麻花上了铐的徐国昌，一色的齐平短发。再低下头看脚边散开的垃圾袋，里面有几个泡面盒子，还有一大团湿漉漉的长发。

这团长发让所有人心里「咯噔」一下：我们抓到了凶手，却很可能错过了救援。

我在加入寻找小钰的队伍时，并不觉得自己能派上什么用场。但这一刻眼前的景象，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遇到了。

戴好口罩和手套，我推开房门，十多平米的房间内一片杂乱，即使是白天光线也十分昏暗。墙角遗留着吃完后没有丢弃的空

饭盒，几只苍蝇围在上面。双人床上被褥乱卷，衣服拧成一团，一股腥臭味道直冲脑门。

我在厕所门口停下了脚步——

厕所正中，一个装着大半盆水的红色澡盆里，漂浮着数十块肢体，头颅就放在旁边的地板上。

小钰被杀了，还被徐国昌碎尸了。

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

作为法医的我见惯生死：溺水、高坠、割喉，甚至高度腐败的尸体也只是普通的日常工作，但是作为父亲的我，每次面对儿童的尸体时，心里都打颤。

她是那么小，几乎还没有见识过世界的美好，就遭遇如此残忍的命运。

我打开准备好的物证箱，在心中默默对小钰说：「别怕，我来带你离开这里了。」

巷口边缘拉出了长长的警戒线，在出租楼旁边的荒地里，我们发现了沾染血迹和食物残渣的校服和书包，那是小钰的随身物品。

徐国昌将女孩杀死后，外出买分尸工具的时候，将衣服丢弃在了荒地里。

我想起胜哥告诉我在这里遇到两只大老鼠的事。我猜，昨晚胜哥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那两只老鼠很可能是被小钰衣服上的血腥味引来的。

如果当晚胜哥查到了徐国昌的房间，或许女孩的躯体能够保持完整。

巷子过于狭窄，勘查车只能停在外面的主街道，我将两个物证箱搬上车。

警戒线外，勘查车边聚集了很多，人，探头探脑的围观人群相互低声交流着，随着我的靠近，那些嗡嗡作响的议论声瞬间停止，在我经过之后又爆发出更大的嘈杂。

我用力地拉上车门，将那些烦人的噪音隔在外面，将车上的广播声调到最大。

我不知道围观人群中，有多少人曾关注过小女孩的失踪信息，又有多少人帮忙转发、寻找过小钰的踪迹。

那些人或许终会忘记她，但我知道，我和胜哥都不会忘了。

小钰遇害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去很多校园做安全讲座，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学会，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保持警惕，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。

讲台上，同事们告诉孩子要防性侵，防走失，提高警惕。我们反复强调两点——哪些地方不能摸，哪些地方不能去。

我们每年开学季的时候，这样的讲座都会再次举行，孩子一次听不懂，几次也能了解到。

另一个变化是，公安局每年夏天都要组织夏令营，招呼孩子们过来参观。我们想让孩子知道，警察是保护他们的大人。

这些讲座和夏令营，就像是汽车上的安全带，也许在某一个时刻，就能帮到某个孩子。

但我真心地希望，他们永远用不上这些知识。

+

这些年，我干久了法医这一行，看到熟悉的街景感觉都会不一样。

胜哥也是这样觉得，虽然抓到了凶手，那个小钰经过的路口，那条自己当晚曾驻足的小巷，成了他心中抹不去的疼痛记忆。

我不知道如何开解胜哥，那个泛着血水和腥气的红澡盆，也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我脑子里的地图，是由一宗宗命案现场拼凑起来的。之前还没有导航软件的时候，大家通报案发地点，只要说「就在某某某被杀现场的旁边 200 米」，彼此就心领神会了。

但在干侦查的胜哥眼里，他有感触的从来不是最后尸体在哪儿，而是案犯和受害者第一次相遇的地方——那是一切悲剧的开头。

有一天，胜哥突然告诉我，在案发后的两三年时间里，他每次经过小钰和徐国昌相遇的路口，都会停下来，打开车窗，漫无目的地四处看看，那里似乎还有一个小女孩等待他的拯救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